

資治通鑑

齊

治

通

卷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

勅編集

唐紀二十一

起玄默執徐盡癸
非泥濘凡五年

則天順聖皇后中之上

長壽元年正月戊辰朔太后享萬象神宮

臘月立故于闐王

尉遲伏闥雄之子瑕為于闐王

春一月丁卯太后引見存撫

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

貧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

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擢推侍御史盤脫校書郎有舉人沈

全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為御史紀先知所擒劾

其誹謗朝政請杖之朝堂然後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



何恤人言宜釋其罪先知大慙太后雖濫以祿位收天下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爲之用寧陵丞廬江郭霸以諂諛干太后拜監察御史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因嘗其糞喜曰大夫糞甘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遇人輒告之 戊辰以夏官尚書楊執柔同平章事執柔恭仁弟之孫也太后以外族用之 初隋煬帝作東都無外城僅有短垣而已至是鳳閣侍郎李昭德始築之 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農卿裴宣禮前文昌左丞盧獻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謀反先是來俊臣奏請降敕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及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對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

少寬之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定減死矣德壽業受驅策欲求少階級煩尚書引楊執柔可乎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爲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侯思止鞫魏元忠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命倒曳之元忠曰我薄命譬如墜驢足絰於鐙爲所曳耳思止愈怒更曳之元忠曰侯思止汝若須魏元忠頭則截取何必使承反也狄仁傑旣承反有司待報行刑不復嚴備仁傑裂衾帛書冤狀置綿衣中謂王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光遠得書持之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下獄臣未嘗褫其巾帶寢處甚安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綝往視之俊臣暫假仁傑等巾帶羅立於西使綝視之綝不敢視惟東顧唯諾而已俊臣又詐爲仁傑等謝死表使綝奏之樂思晦

男未十歲沒入司農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庚午貶知古江夏令仁傑彭澤令宣禮夷陵令元忠涪陵令獻西鄉令流行本嗣真于嶺南俊臣與武承嗣等固請誅之太后不許俊臣乃獨稱行本罪尤重請誅之秋官郎中徐有功駁之以爲明主有更生之恩俊臣不能將順虧損恩信殿中侍御史貴鄉霍獻可宣禮之甥也言於太后曰陛下不殺裴宣禮臣請墮命於前以頭觸殿階血流濡地以示爲人臣不私其親太后皆不聽獻可常以綠帛裹其傷微露之於幞頭下

冀太后見之以爲忠

甲戌補闕薛謙光上疏以爲選舉之法宜得

實才取捨之間風化所繫今之選人咸稱覓舉奔競相尚諛訢無
慙至於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彎弧昔漢武帝見司
馬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置之朝廷終文園令知其不堪公卿之任
故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劒起曰將者提鼓揮桴臨難決疑一劒之
任非將事也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善射豈足以克敵要在文吏
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略考居官之臧否行舉者賞罰而已 來
俊臣求金於左衛大將軍泉獻誠不得誣以謀反下獄乙亥縊殺
之 庚辰司刑卿檢校陝州刺史李游道爲冬官尚書同平章事
二月己亥吐蕃覺項部落萬餘人內附分置十州 戊午以秋官
尚書袁智弘同平章事 夏四月丙申赦天下改元如意 五月
丙寅禁天下屠殺及捕魚蝦江淮旱饑民不得采魚蝦餓死者甚

衆右拾遺張德生男言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談上表告之
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
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然卿自今召客亦須擇
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吐蕃酋長曷蘇帥部落
請內附以右玉鈐衛將軍張玄遇爲安撫使將精卒二萬迎之
六月軍至大渡水西曷蘇事洩爲國人所擒別部酋長胘捶帥
羌蠻八千餘人內附玄遇以其部落置萊川州而還辛亥萬
年主簿徐堅上疏以爲書有五聽之道令著三覆之奏竊見比
有敕推按反者令使者得實即行斬決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萬
一懷枉吞聲赤族豈不痛哉此不足肅茲逆而明典刑適所以
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絕此處分依法覆奏又法官之任宜加
簡擇有用法寬平爲百姓所稱者願親而任之有處事深酷不

允人望者願踈而退之堅齊聃之子也 夏官侍郎李昭德密

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
德曰姪之於姑其親何如子之於父子猶有篡弑其父者況姪
乎今承嗣旣陛下之姪爲親王又爲宰相權侔人主臣恐陛下
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后矍然曰朕未之思秋七月戊寅以文昌
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武承嗣爲特進納言武攸寧爲冬官尚
書夏官尚書同平章事楊執柔爲地官尚書並罷政事以秋官
侍郎新鄭崔元綜爲鸞臺侍郎夏官侍郎李昭德爲鳳閣侍郎
檢校天官侍郎姚璿爲文昌左丞檢校地官侍郎李元素爲文
昌右丞與司賓卿崔神基並同平章事璿思廉之孫元素敬玄
之弟也辛巳以營繕大匠王璿爲夏官尚書同平章事承嗣亦
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

也是時酷吏恣橫百官畏之側足昭德獨廷奏其姦太后好祥瑞有獻白石赤文者執政詰其異對曰以其赤心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盡反邪左右皆笑襄州人胡慶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萬年詣闕獻之昭德以刀刮盡奏請付法太后曰此心亦無惡命釋之太后習猫使與鸚鵡共處出示百官傳觀未遍猫飢搏鸚鵡食之太后甚慙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朝邑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爲之不振乃相與共構陷善思坐流驩州太后知其枉尋復召爲渾儀監丞善思名譏以字行右補闕新鄭朱劭則以太

右本任威刑以禁異議今既革命衆心已定宜省刑尚寬乃上
疏以爲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
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
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
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
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
無罪不除蒼生晏然紫宸易主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
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
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遽廬之須毀去萋菲之牙角頓效險之
鋒芒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
哉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
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摺膺籤爪懸髮薰耳號曰獄持或

累曰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旣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息不安皆以爲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讎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衰 太后春秋雖高善自塗澤雖左右不覺其衰丙戌敕以齒落更生九月庚子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更以九月爲社 制於并州置北都 癸丑同平章事李游道王璿袁智弘崔神基李元素春官侍郎孔思元益州長史任令輝皆爲王弘義所陷流嶺南 左羽林中郎將來子珣坐事流愛州尋卒 初新豐王孝傑從劉審禮擊吐蕃爲副摠管與審禮皆沒於吐蕃贊普見孝傑泣曰貊類吾父厚禮之後竟得

歸累遷右鷹揚衛將軍孝傑久在吐蕃知其虛實會西州都督唐休璟請復取龜茲于闐疎勒碎葉四鎮敕以孝傑為武威軍總管與左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將兵擊吐蕃冬十月丙戌大破吐蕃復取四鎮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發兵戍之

二年正月壬辰朔太后尊萬象神宮以魏王承嗣為亞獻梁王三思為終獻太后自制神宮樂用舞者九百人戶婢團兒為太后所寵信有憾於皇嗣乃譖皇嗣妃劉氏德妃竇氏為魘癘已妃與德妃朝太后於嘉豫殿既退同時殺之瘞於宮中莫知所在德妃抗之曾孫也皇嗣畏忤旨不敢言居太后前容止自如團兒復欲害皇嗣有言其情於太后者太后乃殺團兒是時告密者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賞德妃父孝謚為潤州刺史有奴妄為妖異以恐德妃母龐氏龐氏懼奴請夜祠禱解因發其

事下監察御史龍門薛季昶按之季昶誣奏以爲與德妃同祝
詛先涕泣不自勝乃言曰龐氏所爲臣子所不忍道太后擢季
昶爲給事中龐氏當斬其子希城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
牒所司停刑上奏論之以爲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請付
法法司處有功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嘆曰豈我獨死諸
人永不死邪旣食掩扇而寢人以有功苟自強必內憂懼密伺
之方熟寢太后乃有功迎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
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與
其二子皆流嶺南孝諶貶羅州司馬有功亦除名 戊申姚璹
奏請令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從之時政記自此始 臘月
丁卯降皇孫成器爲壽春王怛王成義爲衡陽王楚王隆
基爲臨淄王衛王隆範爲巴陵王趙王隆業爲彭城王皆睿宗

之子也 春一月庚子以夏官侍郎婁師德同平章事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與李昭德俱入朝師德體肥行緩昭德屢待之不至怒罵曰田舍夫師德徐笑曰師德不爲田舍夫誰當爲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爲州牧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甲寅前尚方監裴匪躬內常侍范雲仙坐私謁皇嗣晉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韞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常工人京兆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旣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脅五藏皆出流血被地太后

聞之令輦入宮中使醫內五藏以桑皮線縫之傳以藥經宿始蘇太后親臨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罷舉人習老子更習太后所造臣軌

二月丙子新羅王政明卒遣使立其子理洪爲王 乙亥禁人間錦侍御史侯思止私畜錦李昭德按之杖殺於朝堂 或告嶺南流人謀反太后遣司刑評事萬國俊攝監察御史就按之國俊至廣州悉召流人矯制賜自盡流人號呼不服國俊驅就水曲盡斬之一朝殺三百餘人然後詐爲反狀還奏因言諸道流人亦必有怨望謀反者不可不早誅太后喜擢國俊爲朝散大夫行侍御史更遣右翊衛兵曹參軍劉光業司刑評事王德壽苑南面監丞鮑思恭尚輦直長王大貞右武威衛兵曹參軍屈貞筠皆攝監察御史詣諸道按流人光業等以國俊多殺蒙

賞爭効之光殺七百人德壽殺五百人自餘少者不減百人其
遠年雜犯流人亦與之俱斃太后頗知其濫制六道流人未死
者并家屬皆聽還鄉里國俊等亦相繼死或得罪流竄來俊
臣誣冬官尚書蘇幹云在魏州與琅邪王沖通謀夏四月乙未
殺之五月癸丑棣州河溢流二千餘家秋九月丁亥朔日
有食之魏王承嗣等五千人表請加尊號曰金輪聖神皇帝
乙未太后御萬象神宮受尊號赦天下作金輪等七寶每朝會
陳之殿庭庚子追尊昭安皇帝曰渾元昭安皇帝文穆皇帝
曰立極文穆皇帝孝明高皇帝曰無上孝明高皇帝皇后從帝
號辛丑以文昌左丞同平章事姚璹爲司賓卿罷政事以司
賓卿萬年豆盧欽望爲內史文昌左丞韋巨源同平章事秋官
侍郎吳人陸元方爲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巨源孝寬之玄孫也